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仁宗皇帝

茶法

十三場利害

天聖元年正月國朝惟川陝廣南茶聽民自賣買禁其出境餘悉權犯者有刑在淮南則蘄黃廬舒壽光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謂山之場者十三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稅課作茶輸其租餘官悉市之其售于官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百姓歲輸稅者亦折為茶謂之折稅茶摠為歲課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其出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杭蕪明越婺處温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荆潭鼎澧鄂岳歸陝八州荆門軍福建則

建劍二州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歛之總為歲課江南千二十七萬餘斤而浙福建二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直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口為六權皆務凡民鬻茶者皆售于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入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推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轉賣于西北以至散于夷狄其利又特甚焉縣官鬻茶稅課緡錢雖贏縮不當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縮兵既多饋餉不足固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于兵食欲

廣儲峙不受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寔利人共趣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寔錢帛寔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于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舖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舖或券以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臣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簿不趣邊備日蹙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總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變而救之然不能無聲

已上據本志

癸亥詔曰三路軍儲出于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其經度之乃命三使司李諮御史中丞劉廷入內副

都知周文質提舉諸司庫務王臻薛貽廓及三部副使較
 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
 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繼之計置司首考茶法
 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 天禧五年緣及
 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礬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
 緡錢寔十三萬除九萬緡為本錢歲總得息錢三萬餘緡
 而官吏廩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寔利殊寡因請罷三
 說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得併計其數
 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納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
 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
 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寔錄
 三月辛卯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予之給券為驗
 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

戶過期而輸不足計者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
 益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 實錄三月其
 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
 萬給海州荆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直州無為蘄口
 漢陽并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
 茶入錢七萬有奇給直州無為蘄口漢陽并十三場茶皆
 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荆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
 得之故入錢之數厚于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
 至是既更十二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荆南增為八
 萬六千直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萬 會要三年五月商
 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寔在估度地里近遠增其直以錢
 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師一切以
 緡錢價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

之類者聽 寔錄五月甲子 大率便茶與邊糴各以寔錢出
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絕虛估之弊朝廷皆用其說

李諸等新立見錢法寔錄分載數處今悉從本處就正
月癸巳初命官日并書之朝廷用其說乃三月辛卯今
亦并書寔錄分載有詳有畧今參以會要則本志所去
取益得之不可不從也

三月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山場貼射茶法

茶法已具正月癸巳初命官時今從本紀特書此以表

事始

天聖二年七月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頌內殿承志朱緒
點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諗等詔貼射法行之暮
年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為輕重而論者或謂邊糴償以見
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江淮制置司言茶

有積滯敗壞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
置司令頌等行視既而諸等條上利害且上言嘗遣官視
陝西河北以鎖戎軍定州為率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六千
定州入粟有四萬六千給茶皆直十萬蘄州市茶本錢視
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所得不償其弊在于茶與
邊糴相與為用故今更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
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萬一千至六萬一千香藥象齒
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緡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
入緡錢七十五萬有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圍粟二百九十
八萬石天聖元年用新法二年茶及香藥東南緡錢每給
直十萬茶入貫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
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緡錢入錢十五萬五百而京師實入
緡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萬

餘圍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錢售之或折為實錢給茶責賤從其市估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已下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已後茶乃增別輸錢五萬者皆為七萬並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合省令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錢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為緡錢六百五十餘萬異時邊儲有不足以給一歲者至是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之弊其制置司請焚棄者特累年敗壞不可用者耳因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橐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于復故欲有以徭動而諭者不察其寔助為游說願力行之無為流言改易于是詔有司

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史銀絹有差

實錄但于此記遣使視積茶并四年三月甲辰附見賜典史銀絹事餘皆無之今并泛本志會要亦無遣使視積茶及李諮等條上利害榜諭商賈賜銀絹事不知何也

三年八月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朝廷亦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然諭者猶爭言其不使幸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同工部郎中盧士倫殿中侍御史王碩如京使盧守勲再加詳定

實錄但命奭竦二人此泛本志士倫是年三月以工部判度勾尋改工中陝漕十月以度勾為戶副

十一月乙卯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未售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貼射則善茶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麓惡

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歲課不足者便如商人入息而園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煩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茶者宜請優之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為七萬七千售直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損為七萬一千皆有奇數入錢六務十三場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庚辰詔從爽等議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二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權貨務錢償之

本志云十月遂罷貼射法恐脫誤今從實錄

四年三月甲辰前權三使司李諮落樞密直學士前領計置司劉筠王鏐范雄蔡齊俞獻可姜遵周文質各罰銅三十斤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各罰一

月俸先是入內押班江德明傳宣下御史臺鞠三司孔目官王舉勾覆官勾獻等云云及未改茶法時不折計虛寔錢而妄稱賣茶課增一百萬餘貫以覲恩賞朝廷以為然遂賜舉等銀五十兩絹三十疋士遜等坐不合以舉等狀施行故及于罰詳定所孫奭等特釋之 閏五月初李諮等變法使茶園戶負歲課者如商人入息後不能償至是太湖等九場凡逋息錢十三錢萬緡詔悉蠲之 七年三月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問以三司寇減城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于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于餽運矣法豈可數更 帝然之 景祐元年九月丁巳樞密副使李諮言天聖初行新定茶法而議者沮毀之吏人王舉等皆坐黥配今三司言歲課益虧請復用天聖初所定法舉等顯

為非辜乞與優叙之詔舉等先依三司出職例各遷一資
詔項在三司陝西緣邊數言軍食不給度支都內錢不足
又月俸太后憂之命輔臣與詔經度其事詔以謂舊法商
人入粟邊郡筭茶與犀象緡錢為虛寔三估至用十四錢
易官錢百坐困三司乃謂變法以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
為輕重既行而商人果失利怨謗益起詔尋以病請外相
繼坐變法譴絀踰六年乃再入三司遂登西府時三說法
蠹耗日甚議者皆言詔前在被譴絀將復用見錢法故詔
先是有請 三年正月戊子命知樞密院事李詒叅知政
事蔡齊三司使程琳御史中丞柱衍知制誥丁度同議茶
法詔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三司使孫居中等言自
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復類乾興以前蠹
耗縣官請復見錢法度文副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

見錢法十二利以謂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
歲邊計故命詔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
楊偕以此月壬寅始自度支副使除河北都漕今未也
本志即稱都漕蓋誤矣

三月權判戶部勾院葉清臣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
城賦郭鄉村人戶其疏曰山澤有產尺資惠民兵食不充
財臣兼利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莞一切
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貲又加之罪黥流日報踰冒不悛
誠有厚利無貲能濟國用聖仁恤隱矜赦無辜猶將弛禁
綏刑為民除害度支費用甚大權易所取甚薄剝園戶
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虛張名
數刺蠹黎元建國以來法弊輒改載詳改法之由非有為
國之實皆商人協計倒待利權倖在更張倍求奇羨富人

豪族坐以賈贏薄販下估日皆朕削官私之際俱非遠策
臣竊嘗校計茶利歲入以景祐元年為率除本錢外實收
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
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所收錢稅已
及五十七萬緡若今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及數倍即權
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籠取又况不費度支之本不置
權易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
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權買有定率征稅
無彙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營氏鹽鉄法計口受賦
茶為人用與鹽鉄均必今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刑
又去嚴刑口出數人錢不厭取 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
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
四十一三分其一為茶茶州軍內郭鄉又居五分之一丁

賦錢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產茶州軍郭鄉村鄉如前許
之又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餘萬權茶之利凡止
五十餘萬緡經商收稅且以三倍舊稅為率可得一百七
十餘萬緡更加口賦之入乃有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更于
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數所聚愈厚比于官自權
易軀民就刑利病相湏炳然可察詔三司與詳定所相度
以聞皆以為不可行及 嘉祐四年卒行之是月李諮等
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寔錢價芻粟寔錢售茶皆如天聖
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舖為之保
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賈率多邀求三
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趣經權務驗寔立償
之錢初孫奭等雖增商人入錢之數而猶以為利薄故競
市虛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錢者寡縣官曰以侵削京師

少蓄藏至是諮等又請視 天聖三年入錢數第損一千
有奇入中增直亦視 天聖元年數加三百詔皆許之又
詔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 景祐二年已前
茶既而諮等又言聖天四年嘗計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每
錢十萬在所給券徑赴東南受茶十一萬一千茶商利之
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
五分餘為售籍召保期年半悉賞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
輸五分錢召保立限見實錄 康定元年正月令依本

志附此

諮等復言更等变法歲損財利不可勝計且以 天聖元
年至 景祐三年較之五年之間河北緣邊十六州軍入
中虛費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
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戒約于是 帝為下詔戒

勅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三月癸巳復行見錢法罷交引壬申權貨務給交引以
景祐二年茶五月勅陝西入中交引並赴京師十二月
禁豪商請託今並沒本志聯書之

四年正月壬午命侍御史知雜事姚仲孫同詳定茶法詳
定茶法所請自今商之對買全買茶每一百貫六十貫見
錢四十貫許金銀沒之折納 五月戊申命權三司使王
博文同詳定茶法 寶元元年正月上封者言自變茶法
歲輦京師銀絹易芻粟于河北擾配居民內虛府庫外困
商旅非便丙辰命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
直集賢院韓琦與三司別議之 四月辛卯命翰林學士
晁宗慤內侍押御史崇信同議茶法 七月丁酉詳定茶
法所張觀等語入賤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十三場茶直

十萬者又視 景祐三年數損之為錢六萬七千八中河
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第損二千於是入錢京師
止為錢六萬五千八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康定
元年十二月權三使司葉清臣言新茶法未適中請擇明
習財利之臣別行課校上以號令數更民聽眩惑乃詔即
三司裁定務優販者然亦卒無所變也

鹽法

定陝西池鹽法

天聖八年八月丙戌詔翰林學士盛度御史中丞王隨與
三司詳定陝西池鹽法 十月陝西解州解安邑兩池歲
為鹽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九石五十斤以席計為
六十五萬五千一百二十席：百六十斤初以給京師及
西京南京京東之充鄆曹濟濮單廣濟京西之滑鄭穎陳

汝許孟陝西之河中陝解號慶成河東之晉絳磁隰淮南
之宿毫河北之懷衛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總州府軍
二十八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貼頭水陸漕運禁
人私鬻京西之襄鄧蔡隋唐金商房均郢光化信陽陝西
之京北鳳翔同華耀乾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
隴鳳階成保安鎮戎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總府州軍
三十七聽商賈販鬻官收其筭並邊秦延環慶渭原保安
鎮戎德順九州軍又募人入中粟芻償以鹽凡通商州軍
在京西者為鹽南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池則為東鹽
各有經界防其越逸而三京二十八州軍自官輦鹽百姓
困于轉輸頗受其弊有上書言縣官權鹽得利微而為害
博西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欲通商平估
以售少寬百姓之力乃詔盛度王隨議更制度隨與權三

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官伐木造舡以給輦運而兵民罷勞不堪其命今無復其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軍戶貧人惧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又舟運河流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若惡疾生重艇今皆得食真鹽三病也國之錢幣請之貨錢益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錐不出故民用益蹙今得商人六十餘萬願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利也丙申詔曰池鹽之利民食資申命近臣詳立寬制特弛煩禁以惠黎元其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此據本志或云上書者王景也景嘗言池鹽之利唐氏以來幾半天下之賦太宗時法令嚴峻民不欺私煮煉官鹽大售直宗務緩刑罰寬聚歛私鹽益多官課日虧景

時為選人始建通商之策大臣咸言其不便太后力欲行之謂大臣曰聞外間多苦鹽惡信否對曰惟御膳及宮中鹽善爾外間皆食土鹽太后曰不然御膳亦多土不可食或議通商何如大臣皆以為如是則縣官必多所耗太后曰雖棄數千萬亦可耗之何害大臣亦不敢復言故命盛度等與三司詳定利害卒行景策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此據司馬光記聞自是雖商賈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明道元年十二月庚申命樞密院直學士權三司使李諮翰林學士盛度侍讀學士王隨同議解鹽法天聖八年始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久視天聖七年損絀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今諮等議之隨度皆初以通商為便者也景祐元年二月丁未詔隨度各與一子官以嘗詳定解池鹽法也度自言放行解鹽

三年收到種鹽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六百餘斤乞更鈐轄
西池廣謀種造務令大段增剝故實及之 慶曆二年正
月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于兵
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
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
骨膠漆鉄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
利與官吏表裡為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
席為鹽二百三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錢販者
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
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秘書校理范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為券
往經費之始詔復京師權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為券
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地間鹽悉
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虢

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王之又禁商
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
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四年二月乙未命知汝州大
常博士范祥乘傳與陝西都轉運使程戡同議解鹽法泛
三司議也慶曆二年既用范宗傑說復京師權法久之東
南鹽地悉復權量民資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糜
耗役人竭產不能償往棄眵晦捨妻子亡匿東鹽

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築
鹽池則為東鹽

則盛置卒徒車運抵河而舟寒暑往來未嘗暫息閩內騷
然所得鹽利不足佐縣官之意並邊務護人入中芻粟
皆為虛估騰踴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弊不足勝數帑藏益
虛祥本閩中人熟其利害嘗以謂西池之利甚博而不能

少助邊計者公私浸漁之害也倘一變法可歲省度支緡錢數百萬乃畫策而獻是時韓琦為樞密副使與知制誥田况皆請用詳策故有是命

本志云會祥以喪去按詳明年三月壬午乃自知華州除提舉坑冶鑄錢其以喪去是在此後行狀亦云本志誤也八年十月乃復用祥當時祥與戡議不合故以祥知華州明年三月除提舉坑冶鑄錢始遭父喪去爾八年十月丁亥屯田員外郎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祥先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其議時慶曆四年也巳而議不合祥等亦遭喪去及是祥申前議故有是命使自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鹽第優其估

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與券優其直還以地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芻禁人私售峻青鹽之禁並邊舊令入中鈇炭瓦木之類皆重為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巳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頂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鈇錢市並邊九州芻粟悉留推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猶商貪賈無所僥倖閔中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為便云巳上並據食貨志皇祐元年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極與陝西轉運司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

為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郯言風聞改法以來商旅為官益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陝西一路即日已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損舊減賣益見錢甚妨支用兼陝西民間官益價高多以賣私益敗刑禁頗煩官煩俱不為利經久何以施行緣事有百利如可議變不如前即宜仍舊況陝西調用多仰西池歲課今如此虧損向去必甚匱乏未免于朝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未久為害猶淺速宜講求以救其弊欲望朝廷指揮選擇明幹臣僚一員往陝西令與本路轉運使并范祥面議利害如新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復舊免致匱乏調用復久為害極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陝西轉運使備知益法自慶曆二年范宗傑建請禁權之後差役兵起亡死損公人破蕩家產比之皆是嗟怨之聲盈于道路前

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救關中凋弊有司執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畢見其為患之甚遂乞依祥擘劃復用通商舊法令商人于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儲免虛抬貴價入中解斗于推貨務大支官錢兼寬得諸般差擾勞役此乃于國有利于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利吏悉所不樂而議者必其歲入課利稍虧于前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舊法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復深耳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舊日禁權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勝其弊不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為大害也若計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利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有小害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為本今雖財用

微窘亦當持經久之利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
 一二年以責成效信取橫議不惟命令教有改易無信于
 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閔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細
 詳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明甚白但于轉運使微有所損
 以致異同耳臣固非禪往來勞費妄有臆說貴亦為國家
 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之大患也及極
 至陝西益主祥所變法但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
 營鹽皆負損非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
 及河中等處官仍營鹽自今請禁止而三司可以謂京師商
 賈罕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買餘則禁止皆聽之
 沈括筆談云陝西顆鹽舊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
 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今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
 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

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騾以鹽役死者歲以萬
 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是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
 有低昂又于京都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
 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下價過四十
 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法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
 數年至今以為利

三年冬十月己卯朔詔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
 損以聞初包拯自陝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
 從之已而判磨勘司李徽之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驛名
 范祥合與徽之及西制共議而議者皆以詳為是故有是
 詔 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亥度支員外郎即范祥為陝西
 轉運副使仍賜其金紫服以寵之 嘉祐三年七月壬辰
 復以度支員外郎范祥制置解文從三司使張方平及御

史中丞包拯之言也

權河北鹽

慶曆六年十一月戊子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河北鹽務在滄濱二州滄州務三濱州務四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舊并給京東之淄青齊三州淄青齊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取遺利余靖時為諫官 亟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之民棟點義勇強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嘗痛燕薊之地陷于胡虜幾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者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麩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權絕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

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鰥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眾近民怨望非國之福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其議遂寢

河北初議權鹽實錄不裁余靖諫章獨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權法時請絀責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請論其不可故罷既而拱使三司復議舉行又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議增等拱辰更立權法而張方平亟奏罷之實錄國史並踈畧今參取靖諫章及食貨志并方平墓誌脩入及拱辰為三司使

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

復建議悉權二州鹽下其議于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

以為不可

本志以為都轉運使夏竦誤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大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亳州張方平代之方拱辰政司時竦無緣却為都轉運使據何郊奏議為都轉運使者乃魚周詢也王岩叟元祐初奏議亦誤以魚周詢為夏竦

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為弊所筭十無二三請勅州縣以十分筭之聽商至人所鬻州縣并輸筭錢歲歲可得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上曰使人頻食貴鹽豈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也方平見上問曰河北再權盤何也上曰始議立法非再權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渡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而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

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未權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得已若權之則鹽貴虜益售是為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下出也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奉拜近于澶州為佛者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刺詔書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食貨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不許若三司之請則不復下詔今既下詔蓋已立法而未行墓誌當得其實今從之食貨志不載方平事蓋疎畧也熙寧八年六月章惇又議權鹽

易東南鹽

景祐二年十二月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

淮南江浙荆湖州軍易鹽 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
絡錢一百十四萬會通泰煮鹽歲損所在積貯無幾因罷
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於是叅知政事王隨建
言淮南初鹽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至運江浙
荆湖網吏舟卒侵盜販鬻泛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
殆不可食更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
涸漕輓不行遠州村民賴乏食鹽而江淮所積一千五百
萬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
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困貧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
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于揚
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
百萬石可得絡錢二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
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

三利也昔時漕鹽舟 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
取以償亭戶五利也瞻國濟民無出于此時范仲淹安撫
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為言即詔翰林侍讀學士宗綬樞密
院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
議可否皆以謂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侵蠹縣官請制置
司益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復天禧元年制
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
楚海真揚漕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諸縣鎮毋
至即村其入錢京師增鹽予之并勅轉運使經畫本錢以
償停戶詔皆施行 係明道二年辛未

此事據本志附見年末范仲淹以七月安撫江淮或見
可附見七月末

康定元年十二月初明道二年復用天禧舊制聽商人入

錢粟京師而淮浙江南荊湖州軍易鹽及景祐二年三
司言諸路博易無利乃罷之而入錢京師如故

此據食貨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詔而實錄亦無有今
且依本志附此

是歲又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加者數予
之

此亦據食貨第四卷志云康定元年詔而實錄亦無
有今且附此

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
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糴至二十萬石止

此據食貨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數與東南鹽下又云
河北用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即第三卷所
書也第三卷所書稍詳今用之

給虔州鹽

嘉祐七年二月初江湖鹽漕既漕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
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魚鹽為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盜
販者衆又販者皆不逞無賴捕之急則起為盜賊而江淮
間雖衣冠士人徂于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
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鹽既勿善汀故不產鹽
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
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
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格鬪至殺傷
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歲月
浸淫滋多而虔州官糴鹽歲總及百斤朝廷以為患自虔
曆中廣東轉運使李敷王繇請運廣南鹽于南雄州以給
虔吉敷等即運四百餘萬斤於南雄州而江南轉運使初

以為非便不往取其後戶部判官周湛等八人復請速廣
 鹽入虔州江西亦請自其本錢取之 皇祐五年始詔屯
 田員外郎施元長乘驛會江西廣東轉運使議利害至和
 初元長與轉運使閻詢元絳皆請如湛等議獨發運使許
 元以為不可三司是元言遂止嘉祐中知連州曾奉先請
 商人販廣南鹽入虔汀州所過州縣收其筭知汀州林更
 喬請放虔汀漳循梅潮惠七州鹽通商通判直州阮士龍
 請毋運嶺外鹽入虔州第歲運淮南鹽七百萬斤至虔二
 萬斤至汀使民間足鹽寇盜自息虔部員外郎朱泌請令
 虔州增散蚕鹽錢知潮州昌濤知梅州王淑亦皆論其利
 害或又請官自置鋪役兵卒運廣南福建鹽至虔州或請
 杖虔州官鹽價以平其直論者不一朝廷嘗遣職方員外
 郎黃炳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于是炳等令

議以謂虔州食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
 斤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糴鹽二斤隨夏
 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扶沈覆視可否扶及江西福
 建廣東轉運使虔州官吏乃請選江西漕艇團為十綱以
 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路倉鹽既又命比部員外郎
 曾楷與廣南興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判官陳浚益
 請即惠循海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鋪戶入錢二
 州趣五倉入受鹽還三州貿易所謂變法鹽為官鹽易盜
 賦為商旅朝廷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總增糶六十餘
 萬斤先是屯田員外郎蔡挺知南安軍常條奏利害至是
 擢權點提江西刑獄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以
 給巡捕吏卒令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千斤徒不及五人
 不以兵甲自隨者止輸筭勿補淮南既團新綱漕鹽挺增

為十二綱：二十五艘鎖祇至州乃發輸官有餘則以俾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由是減侵盜之弊鹽遂差善又損糴價歲課視舊增額至三百餘萬斤乃罷扶等所率糴鹽異時汀州人欲販鹽輒先伐鼓山谷中召願從者與期日率常得數百人以上與俱行至是州縣督責者保有伐鼓者輒捕送盜販者稍一畏縮朝廷以挺為能留之江西積數年乃徙久之江西鹽皆團網連致如虔州焉

挺以二月辛巳權江西憲九月丙寅落權字 治平元年四月庚寅理轉運使資序二年三月丙寅改陝西運副 熙寧三年七月張頡諭蔡挺指置視此畧不同今

西有之

熙寧三年七月先是提點江西刑獄張頡言虔州地接嶺南官鹽鹵濕雜惡輕不及今而價至四十七錢嶺南盜販

入虔以斤半當一斤純白不雜而賣錢二十故虔人盡食嶺南鹽 云云 蔡按嘗議以鹽之雜惡皆舟人竊盜之弊然虔州經涉贛江三百餘里故令鹽舡三歲一易增人二分舟人運鹽無欠負而有羨及百斤者支半價三運畢部押人轉為押官若使臣即得減磨勘二年放鹽不雜惡有羨歲費至三百六十一萬斤增二十培食者既眾不復以稅錢約配盜販衰息因挺去舡士歲始易人因稍減賞亦漸薄挺之法十廢五六無賴低冒之民稍集而官賣益虧願盡復挺規畫以杜姦盜 辛丑詔江南西路歲運淮南鹽十二綱赴虔州依 嘉祐七年三月四日指揮運船三歲一易鹽有羨十分以五分價錢與梢工充賞部押人三年遷押官

錢幣

仁宗鹽法

商州鑄大錢

真定元年十二月戊申屯田員外郎判河中府被仲容知
 商州兼提點銅鉄錢事仲容嘗建議鑄大錢一十當既下
 兩制及三司及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
 韓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鉄甚廣可置錢兼用於是兼
 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奏曰漢之
 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小大最為折中歷代更
 法雖精密不能期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繩以法革其盜
 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
 錢幣輕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
 錢裁十不可時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臣嘗
 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十錢之契代契鞭背在京西有
 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過數倍

復有湖山絕處免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
 民間銅鉛之器悉為大錢何以禁止乎

本志云軍兵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及仲容議采
 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
 鑄按寔錄乃鑄鉄錢與本志不同當考孫沔奏乞罷鑄
 大錢當刪附

慶曆八年六月初陝西軍兵移用不足知商州及仲容
 定元年十二月始獻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
 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慶
 曆元年八月奎為陝西都漕知永興軍范雍慶曆元年五

月雍知永興兼漕事請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
 錢十奎等又請因晋州積鉄鑄小錢元年九月及奎徙河
 東二年十月又鑄大鉄錢于晋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

閩中軍費未經三司奏罷河東鑄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
尖鎮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據實錄在四年朝廷因勅江
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號州又鑄小鉄錢悉輦至閩中江
池饒三州見元年十一月號州未見當時范雍所議數州

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
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翔踴公私患之于是奎復奏晉澤
石三州及威勝軍實錄云在五年日鑄小鉄錢獨留用河
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錢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其
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為不便知并州鄭戩六年二月戩知

并州請河東鑄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
或以五當一罷官爐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邁六年
四月昭通知澤州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素冶之具盜
鑄者不可詰而北虜亦能鑄錢以易並邊銅錢而去所害

尤大朝廷嘗遣魚周詢四年三月歐陽脩四年四月分察

兩路錢利害又數命官議正月己酉四月甲午是月翰林

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
陝西錢議曰六月乙未閩中用大錢本以縣官取利太多

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直于
下終取償于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
救弊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議高州大銅錢一
當小錢三又言姦人所以不鑄小鉄錢者以鑄大銅錢得

利厚而官必不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鉄錢以亂
法請以小鉄錢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七月辛丑河東小

鉄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
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錢也其後詔商州罷鑄

青黃銅錢皇祐二年二月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鉄錢皆一

仁宗錢幣

三

當二 嘉祐四年二月盜鑄乃止然今數變兵民耗于貨用類多咨怨久之始定

實錄於六月乙未載陝西議七月辛丑載河東議今從本志并書之此月末

置交子務

天聖元年十一月戊午初蜀民以鉄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數起大中詳符未詳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確其出入久不報冠城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城去而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廢交子不復用則貿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又詔梓州路提點刑獄官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前於是詔從其請置益州交子務

實錄食貨志皆云冠城請官置交子務按薛田附傳正傳則置交子務乃田為轉運使時所請城守蜀始用田議然成都記載此事特詳城議蓋欲官司但不得交子而田議始終皆欲禁私造官為主之今置務寔從田請城無与也寔錄附傳正傳食貨志俱誤矣

慶曆二年九月祕閣校理孫甫嘗益益州交子務轉運使以偽造交子多犯法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偽造鉄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廢 熙寧三年閏十一月壬寅條例司言面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詳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人以為便今河東公私若運鉄錢勞費宜試如遵裕等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使舉官置務從之 四年正月庚戌詔陝西已行交子其罷永興軍

買鹽鈔場 三月戊子上已假上召二府對資政殿出陝西轉運司奏慶州軍亂示之上深以用兵為憂文彥博因言行交子不便 上曰行交子誠非得已若素有法制財用既足則自不須今此未能然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之事彥博又言 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 上曰更張法置于士大夫誠多不悅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為與士夫大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安石曰法制具在則財用宜足中國宜強今皆不然未可謂之法制具在也彥博曰務要人推行耳安石曰若務要人推行則須搜舉材者而糾罷軟偷惰不奉法令之人除去之如此則人心豈無不悅 四月癸亥罷陝西見陝行交子法

四年正月庚戌注陝西都漕沈起奉行交子法見四月

八日罷時三月三日文彥博所言可參考食貨志云四年詔交子法行於陝西而罷市鈔或論其不便復如初六年五月丁卯成都府路轉運司言嘉邛州罷鑄錢累年民間見錢闕乏乞下三司詳度減半鑄與交子相權從之仍令轉運使歲終具所鑄錢數比較本息以聞 七年九月癸丑提舉永興秦鳳路交子宋迪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乙卯制置永興秦鳳路交子司封郎中宋迪奪兩官勒停初迪來稟事于三司而沒者遺欠于鹽鉄之廢廳遂燔三司故迪坐免 八年正月丁巳叔永興軍路轉運使皮公弼言交子之法以方寸之紙聚錢致遠然不積歲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郡耀紅崖清遠鉄以所取極廣苟即治更鑄折二錢歲除工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 上批可始乞委公弼總制管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五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仁宗皇帝

塘水

明道二年三月塘水東起滄州界拒海岸黑龍潛西至乾
 寧軍汭永濟河合破缸淀滿淀仄淀為一水衡廣百三十
 里縱九十里至百三十里其深五尺東起乾寧軍西至信
 安軍永濟渠為一水西合鵝巢淀陳人淀燕丹淀大光淀
 為一水衡廣一百二十里縱三十里或五十里其深丈餘
 或六尺東起信安軍永清渠西至霸州莫金口合水淀得
 勝淀下光淀小蘭淀李子淀大蘭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
 或十里或六里其深六尺或七尺東北起霸州莫金口西
 南至安軍父母砦合量料淀為一水衡廣二十七里縱八
 里其深六尺霸州至保定軍並塘岸水最淺故咸平景德

中胡馬鈔河北以霸州保定軍為歸路東南起保定軍西至北雄州合一百三十淀黑半淀小蓮花淀為一水衡廣六十里縱二十五里或十五里其深八尺或九尺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淀洛陽淀牛橫淀康池淀疇白羊淀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東起順安軍邊吳淀西至保州合齊女淀宜子淀勞淀為一水衡廣三十餘里縱百五十里其深一丈三尺起安肅廣信軍之南保州西北至沈苑河為塘衡廣二十里或十里其深五尺深或三尺曰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雞距泉嘗為稻田方衡十里其深五尺至三尺曰西塘自何承矩以黃懋為判官始置屯田築堤儲水為阻固其後益增之廣凡並邊諸河若滹沱沈苑永濟等河皆滙于塘天聖已後相循而不廢仍領于緣邊屯田司而當

職之吏各泛其所見或曰有將甲兵將臣在胡來何所事塘自邊吳淀西望長城口尚百餘里皆山阜高仰水不能通胡騎至馳突得此路足矣塘雖距海亦為無用之塘而廢可耕之田則邊穀貴自困之道也不如勿廣以息民為根本或者則曰河朔幅輳二千里地：平而無險阻賊泛西方入放兵大掠由東方而歸我嬰城之不暇其何以禦之自邊吳淀至泥姑海口綿亘七州軍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雖有勁兵不能渡也東有所阻則甲兵之備可以專力于其西矣孰謂無益論者自是分為兩歧而朝廷以庸性忽荒無常故終不可以廢也元年八月忻州團練使劉平自雄州徙知成德軍是月壬午奏曰臣嚮為公邊安撫使與安撫都監劉志求見嘗陳備邊之略臣今徙真定路由順安：肅保定州畧自邊吳淀望

趙曠川長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東西不及一百五十里臣竊恨聖朝七十餘年守邊之臣何可勝數皆不能為朝廷預設深溝高壘以為扼塞臣聞 太宗皇帝朝嘗有建請方田者今契丹國多事兵荒相繼我乘以引水植稻為名開方田隨田膝四面穿溝渠縱廣一丈深二丈鱗次交解而溝間屈曲為徑路才令通步兵引曹河匏河徐河雞渠泉分注溝中地高則用水車汲引灌溉甚便願以劉志知廣信軍與楊懷敏共主其事數載之後必有成績遂畚勑平與懷敏漸建方田建懷敏時為西路緣邊巡檢都監也侍禁劉宗言又奏請種木于西山之麓以法榆塞云可以限胡騎也

此段取本志附見劉平自雄州徙成德乃去年八月丙辰其奏疏則據會要在此年三月十七日會要云 明

道元年三月十七日知成德劉平言安肅廣信軍并保州各相去三十里其間平原廣野乞自保州以西如稻畦掘作方田每年漸次開展乞尊委西路緣邊都監楊懷敏相度可否建置方田必有成績詔令懷敏漸次興置方田仍令劉平嘗切照管

寶元元年十一月乙未河北屯田司言欲于石掾口導水濟河水以注緣邊塘泊請免所經民田稅從之時歲旱塘水涸知雄州葛懷敏慮契丹使至測知其廣深乃墮界河水注之塘復如故 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遣使致書求關南十縣且曰榮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既潛稔于猜嫌慮難敷于信睦四月復書曰營築堤埭開決破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之患既非疏道當稍繕防豈蘊猜嫌以虧信睦虜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

朝塘梁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拔蠶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
 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地以養兵 上問王拱
 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諾敵此六符誇言耳
 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 祖宗所以限胡騎也 上深然
 之 七月契丹復議和好約而界河淀已前開畎者在依
 舊外自今以後各不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
 量差兵夫取便備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假漲溢並不
 在關報之險 五年七月初與契丹約廣西界塘淀約既
 定朝廷重生事自是每邊臣言利害雖聽許必戒之以毋
 張皇使虜有詞而葛懷敏獨治塘益息是月懷敏奏曰
 前轉運使沈邈開七級口泄塘水臣已亟塞之知順安軍
 劉宗言閉五門幘頭港下赤大渦柳林口漳河水不使入
 塘臣已復通之今注白茅淀矣邈宗言朋黨沮事如此不
 謹誅無以懲後詔從懷敏奏自今有妄乞改水口者重責
 之

脩水洛城

慶曆三年九月甲子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
 順軍生戶大王家族亢寧等以水洛城來獻若就其地築
 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封疆之
 利從之 十二月辛丑陝西宣撫使韓琦言請令下陝西
 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略司且并力脩葺逐處未了城寨
 其水洛城向別奏聽旨 四年正月戊辰詔陝西四路都
 部署司涇原經略司罷脩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
 然劉滄時已興役鄭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
 三月甲戌命監鑄副使員外郎魚周詢宮苑使周
 惟德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戩相度鑄錢及脩水洛城利

害以聞先是韓琦以脩水洛城為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
終役琦還自陝西即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
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滄董士廉督役如故知
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脩城有
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行視戩初命涇京都監
許遷將兵為脩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
滄士廉罷役且召滄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請自備財力
脩城滄士廉亦以屬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
別生變日增版築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瓦亭寨都
監張忠往代滄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滄士廉欲
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
也蕃部遂驚擾爭燒積聚殺吏民為亂又詣周詢等訴周
詢等具奏詔釋滄士廉令卒城之

據尹洙乞與鄭戩下獄狀劉滄董士廉先送德順軍獄
後有旨送邠州獄又覆奏李京劄子狀士廉繫獄二十
餘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

叅政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
劉滄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獄青枷送司理院竊緣此二人
元稹四路都部署節制往脩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
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稹罷脩不
合堅執拒抗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
蕃部又已下手脩築城寨俱見中輟之後本路責見其經
畫不當故以死抗拒一面脩興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未
可見非有他意况劉滄是公边有名將佐最有戰功国家
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边上將佐
必皆唧怨謂家國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

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加勘蓋狄
麓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戮逐家骨肉必來訴于
闕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奈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
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師威
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等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
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
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伊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
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致因公被戮二則惜得狄青尹洙
免被二家骨肉稱冤致訟倘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 陛
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効死以報聖德 四月丙申諫
官孫甫略曰滬本以一方利害初稟朝廷之命領千餘兵
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鬪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略
之可尚也今以主將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

蕃部得不驚惧乎雖然狄青為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
釋之青不無快心况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
得此固難處置惟朝廷兩全之余靖言略曰今為朝廷計
當切責滬罪而推恩怒之使其城守責以後効仍詔青等
共體此意滬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困之矣怒之令
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意非私于滬倘有緩急通其策應
勿以謀之異同幸其有急而不救也乃乞不候奏到滬等
公案特與踈放無使羗戎因此疑惑
此據余靖諫章附見寶錄無有也

丁酉歐陽脩言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命一中使
今周詢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蓋初有所稟具築
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
加罪今不欲直釋滬以挫卿之威宜自釋後若出師臨

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天
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耳責爾卒
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幸其失城以遂偏見如
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
大將之威不挫苟如此未見其為可也 庚子知永興軍
鄭戩言尹洙使狄青帶領兵馬趨德順軍追攝知水洛城
劉滬及本司均當公事董士廉枷項送獄稱洙累令住脩
水洛城不稟節制緣臣昨移永興軍被詔令一面興脩已
移文報洙等既知築城已就又聞朝廷專委魚周詢定
奪更難以利害自陳便欲圖陷滬等一旦用兵擒費下獄
必恐蕃漢人民驚潰互相酬殺別生邊患惟深察之 始
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釋
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音 丙辰諫官

歐陽脩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脩水洛城如聞蕃族見狄
青械繫滬等因致驚擾按今周詢却將滬往以此可見滬能
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為和而不欲廢之非
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得已
寧移伊洙不可私劉滬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滬而動大將
今但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
滬而屈大將矣如此則于洙無損於滬得全其功於边防
之體無不便三者皆獲其利否則有害 五月先是鄭戩
奏脩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常患臣僚臨事
多避形跡致賞罰間或有差悞因退思之臣任西边及再
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于水洛城事比他
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跡則是臣偷安不忠
有悞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戮輒陳所見利害凡

十三條大畧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洛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于彼置城于元是未有所損于邊亦無益一也緣邊禁軍弓箭手連年借債脩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脩此城堡大小六七計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弊二也將來脩成上件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不小三也自來湮原秦鳳西路通進援兵只為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脩水洛城一帶城寨自近歲脩成黃若河路秦鳳兵往湮原並從腹內經過逐程有驛舍糧草石救靜邊寨比水洛城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勞費如此又多踈虞比于黃石河腹內之路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大多分脚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湮原秦鳳西路更分守兵

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單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于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往費功力貽事一無所濟况自來諸路援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為賊振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鈔截五也自隴州入秦州由故關路山版險隘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清水北十里則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此觀之秦州遠在隴關之外最為孤絕其東路遠隔水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為籬障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來開水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籍有人煙耕種蕃部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

來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斷故開及水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聞官中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沿邊土地最為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詣城寨官員未先刺手皆侯有空閑土地標占謂之強人此輩只要官中添置城寨奪得蕃部土地耕種又無分毫租稅緩急西賊入寇則和家出入內地事過之後却來首身所以人數雖多希得其力又商賈之徒各屬務求于新城內射土地居住取便與蕃部交易昨來劉滄下唱和脩城之人盡是此輩于宮中未是有益七也涇原一路重兵皆在渭州自渭州至水洛城凡六程若將來西賊以兵圍脇水洛城日夕告急部署司不可不救少發兵則不能前進多發兵則與前來葛懷敏救定川寨覆沒大軍事體一敝所以涇原路患在添置城寨

者一恐分却兵馬二恐救應轉難八也議者言脩水洛城惟通兩路接兵亦要彈壓彼處一帶蕃部緣涇原秦鳳西路除熟戶外其生戶有蹉鶻者谷達谷必利城騰家城鴟禁城古渭州龕谷洮河蘭州疊宕州連宗哥責唐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長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為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今泛水洛城乃其一也朝廷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寔為無用九也今脩水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城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脩置今秦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碍亦合動移十也凡边上臣僚圖實効者特務送舉將校訓練兵馬脩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至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具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廷等部馬兵脩城又差走馬承受

麥和微作都大照管名目若脩城功畢則皆得轉官酬獎
 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皆
 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復脩則隴城州等又須相繼興築其
 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
 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還等名
 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各二尺以來其利漚憑恃鄭戩
 輕視本路主帥一面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泛
 此狄青等所以收投送禁奏告朝廷若以漚全無過犯只
 是狄青尹洙可罪乃是全不計脩脩水洛城經久利害只
 聽鄭戩等爭氣加誣則边上使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
 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澗
 賊路最多故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界之任近西界雖遣
 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又經月等殺無殺耗環慶等路不

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大
 未可量朝廷當獎厲逐路帥臣預作友吾今乃欲以偏裨
 不受節制為無過而却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
 詔劉與魚周詢程戡等而周詢及戡已先具奏脩城之便
 且言水洛城今欲畢工惟女墻未完識棄之誠可惜宜遂
 今乞役乃詔截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
 原路催脩水洛城

韓琦十三條據司馬光記聞琦稱今已五月必是五月
 初所言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陳惟信往動原催脩城
 蓋魚周詢程戡等先言脩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後一兩
 日間故朝廷雖以琦言劉付魚周詢等及周詢等奏到
 即從其請遣惟信催脩城也記聞稱五月十六日詔戡
 等卒城水洛豈誤以初六日為十六日今改之

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尹洙知
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
別徙洙于是渭守關守記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陝
西最為重地雖范仲淹不敢獨當豈青麓暴所能專任章
凡四上尋有詔徙青权并代部署 甲辰涇原路經界安
撫使言脩水洛城畢 庚戌淮南都轉運司按察使兵部
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素為刑部郎中涇原路經略安撫
使兼知渭州 七月壬申賜脩水洛城禁軍及弓箭手緡
錢 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檢內殿崇班閔門祇候劉滄為
東頭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 縣董士廉罰銅八斤朝
廷雖使滄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滄权水洛城主終坐違本
路師命故責及之八月辛丑右正言直集賢院知晉州尹
洙為起居食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舊制諫官御史補外無

待闕者洙自慶移晉會前守未滿歲有旨令洙待洙闕心
疑鄭戩替已奏乞與戩俱下御史獄辯水洛事且言戩交
結走馬承受麥知微于是遷秩改命而所乞竟不從 戊
申陝西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程戩言昨遣三司鹽
鈇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與臣同體量興脩水洛城
臣等昨興永軍日涇原部署狄青已部領軍馬就水洛城
至順德軍仍令關門祇候催宣指揮使謝能等領車馬就
水洛城收捉劉滄董士廉欲誣以違節制斬之賴滄等不
敢抗對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軍監酒周頌就効又
差平涼知縣李元規代頌面受其意不謂朝廷遣魚周詢
周惟德來劉滄等生得出獄嗣後臣奉旨帶劉滄董士廉
再往興築臣等以蕃部疑髮乃慮狄青伊洙等破壞此城
無以就功累聞朝廷續差內殿崇班陳惟信令臣與狄青

應副興脩今幸滄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
兵馬鈐轄高繼元著作郎石輅大理寺丞李承昌等皆贊
謀狄青謂水洛不便今就共事其如一黨之人自懷疑忌
兼聞既城之後猶欲力遂前非石輅雖已離此繼元仲昌
多陰戲計書務在間諜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為聞亂
雖水洛城不足惜奈何扇動蕃部棄去蕃部漢土不惟為
異類報怨兼欲將微臣稔過臣所操心粗能知分雖城百
水洛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過京師特賜宣諭
此事庶到邊不為群小所惑其高繼元李仲昌乞早移別
路一差遣不爾沮撓邊事必起後虞詔權并代部署狄青
為惠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湮原部署
責自湮原權并代當在六月十三日以後朝廷不欲令
青沮劉滄也但實錄不詳耳水洛既城劉滄又責官湮

原已別命師則青可復還特書此亦足見朝廷委曲任
人之意云

五年三月董士廉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韓琦不
自安懇求補外 七年五月水洛城都監內殿崇班閻門
祇候劉滄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
水洛立相城隅歲祀祠之經界司言墾戶蕃官牛糞通等
願得滄子弟主其城乃復命滄弟淳為水洛城都監 皇
祐二年正月戊寅湮原經界司言自脩德順軍水洛城底
石門壑而生戶蕃族多出內附請遍補職名仍月給俸錢
使為屬戶以杆邊漫之

皇朝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十六



